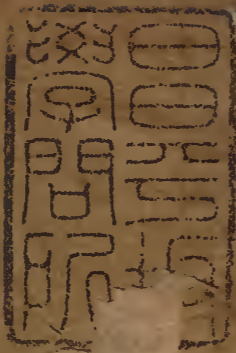


尚書說約



漢書門		八	九	類
函號		一	九	
架		六	一	
冊		四	九	

內閣文庫		漢書	八	九	類
函號		一	九		
架		六	一		
冊		四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89
冊數		4	(2)
函號		273	142	

共四冊



尚書說約

太史徐

汧九父鑒定

古吳後學李

橫切黃甫輯著

男元培長仁甫較訂

夏書

禹貢全旨

此篇分五段首節槃舉施功之要冀州以下皆繇下以及高。分記九州成功也。導岍以下自西北而東南。條析隨山濬川始終也。攸同二節。總記九州平成貢賦也。錫土姓至末。又悉記其建官弼服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尚書說約

禹貢

首節括盡一篇首句又括盡本節以敷土為主下二句所以敷土也
敷土乃禹治水主意治水乃禹敷土功夫敷即荒度意隨山憑山爲
主禹但爲隨刊木亦隨山事禹隨山相脉絡兼刊木通壅蔽由是山
川各安其位故云莫也

冀州

冀州不言疆界者所以尊京師示無外之義不必主距河說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水莫大於河次莫大於汾汾固入河之水也壺口河水所衝梁岐
河水所經禹治之而後汾水之來始有所受修太原至岳陽而汾

矣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一山一地也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懷平地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河所衝也衡漳只是一水
其發有清濁不同一名清漳一名濁漳河所浸也往時河水汎濫平
地皆水致功爲難及河汾既治然後單懷至衡漳其間以地名者皆
底績也

厥土惟白壤

白以辨色壤以辨性就其多者言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定一等。而地力年分不齊。有雜出二等者。田定五等。蓋冀州不皆田賦。而土賦亦在所征。故言賦于田之先。厥土之下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水小地遠不必急治。大陸地平近河不能急治。今恒入滹水衛入滹沱。同北入海。大陸之地已可耕治。二項成功最遲。故記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畿內無貢。以其爲島夷。故特記之。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貢賦之來。可以順流達河矣。若北境之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惟碣石者。竝河口而峙海濱者也。必自北海入河南行西轉。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

濟河惟兗州。

兗控濟上流。故東南據濟。兗當河下流。故西北距河。

九河既道。

惟兗西北距河。故有九河。九河卽禹所播之爲九者也。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九河曰太史曰馬頰曰覆繡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鈞盤曰鬲津并河之本道曰徒駭。

雷夏既澤

惟○充○東○南○據○濟○故○有○雷○夏○雷○夏○在○充○之○西○南○濟○水○經○其○南○此○不○重○雷○
夏○治○志○此○以○見○濟○治○耳○既○道○既○澤○俱○就○成○功○言○

灘沮會同

此○治○河○濟○支○流○灘○自○河○出○沮○自○濟○出○今○灘○水○東○入○乎○泗○下○流○入○於○沮○
二○水○合○流○入○海○故○曰○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不○便○於○下○濕○水○退○而○桑○土○出○蠶○得○桑○故○曰○既○蠶○非○蠶○性○惡○濕○之○說○
桑○土○高○於○宅○土○是○字○與○既○字○相○炤○串○看○高○者○平○而○下○者○亦○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水○患○平○而○土○復○其○常○故○色○黑○性○墳○土○性○復○而○物○遂○其○生○故○草○茂○木○盛○
要○見○充○徐○揚○為○東○南○下○流○草○木○不○得○其○生○故○特○言○以○見○水○土○平○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以○十○三○載○為○期○者○以○充○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
劇○故○必○遲○至○十○三○載○而○後○下○下○之○制○之○入○始○同○於○他○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充○有○惟○條○之○木○故○貢○漆○有○宜○桑○之○土○故○貢○絲○織○文○乃○絲○織○有○文○者○
浮○于○濟○潔○達○于○河○

濟入于河。潔出于河。兗州東南則浮濟。西北則浮潔。各從所便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東北襟海。西南距岱。

嶠夷既畧。

言土先於水者。嶠夷為青州邊界之地。無與濰淄。曰既畧者。治法宜畧。始經畧為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水出濰山。北海入流。淄水出原山。東流入濟。故曰其道。按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不當眾流。

之衝。故用力為最省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平地之土。色白。性墳。海濱之土。則廣漠斥鹵。可煮為鹽利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惟土白墳也。賦第四等。惟土廣斥可鹽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菜夷作牧。厥篚檿絲。

海岱為主。惟東北至海。故海濱貢鹽。貢絺。皆食服所資者。若海物不可常得。則錯雜於鹽絺之間。而間一貢焉。惟西南距岱。故岱畎貢絲。枲。貢松。貢怪石。皆服器所資者。菜夷一段。宜附見。檿絲是蠶食。檿。

系而得絲者以其中琴瑟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原山西南入濟濟水出王屋山西南入河所以貢賦之來由汶達濟由濟達河向西南遡流而上者。

海岱及淮惟徐州。

揚故云海岱及淮。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云海岱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徐之川浸莫大於淮沂淮出胎簪山沂出艾山沂之入淮也必合泗。

而泗實受涕之合陰聯於河者也此獨言沂不言泗者正謂專疏沂以注淮泗便不能為害既不為害淮自無河決之變而安流入海故曰其乂蒙羽皆淮水所經淮乂故二山藝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徐之藪澤莫大於大野大野為濟水所鍾至此則北連清濟而上流有歸南導洙泗而下流有洩東原為濟水所經底平由既豬而然。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土色赤而性則賦且墳也草木則漸而進長包而叢生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定二等土厚故也。賦定五等人工稀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

篚玄纈縞。

徐土間有五色。建大社。封諸侯。胥此焉。此通州之貢也。若隨地而出者。羽畎以夏翟貢。取羽之五色。中旌旄也。嶧陽以孤桐貢。取材之特中。琴瑟也。泗濱以浮磬貢。取輕清以立辨也。淮夷之地。蠙珠可備服飾。魚可供祭祀。淮夷之產。玄幣可為齋祭首服之用。纈縞可為去凶即吉之服。

浮于淮泗達于河。

貢賦之來。浮舟於淮。自淮達泗。泗與河隔。泗之下源。灘水入焉。而灘之源與河通。泗之上源。沛水合焉。而沛之流與河會。故泗雖不與河通。自灘亦可通矣。自沛亦可通矣。夫自淮而泗。固為共路。自泗而河。則分兩途。徐州之道如此。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至淮。東南至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以彭蠡為主。揚水惟彭蠡為大。三江由彭蠡而東流。就水之流者言。震澤近彭蠡而西注。就水之止者言。既入既定。皆本既豬而然。陽鳥

居以驗其既豬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蕩三句言物性遂也。下地多水其土淖故曰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九等以上性惡也。賦第七等或間出為六等以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金銀銅可充國用。瑤琨石之似玉。可為禮器。篠中矢筈蕩中樂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為車甲。鳥獸之羽毛。可為旌旄。木。榘梓豫章之屬。

可備棟宇器械。都是一州所有。故制為貢。若鳥夷以卉服貢織為貝文之精者。則八筐焉。凡此常歲之貢也。橘柚則錫貢。此暫時之貢也。泂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泂。江海廻揚之境。淮泗在徐之域。故必泂江入海。又遵海而西。達乎桐栢之淮。蓋淮與海通故也。自淮而南。達乎陪尾之泗。蓋泗與淮通故也。既至于泗。則可或由灘。或由涉。以達河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荆水惟江漢爲大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山江漢皆發源於梁合流於荆入海於揚者荆州去海尚遠而其奔趨之勢已有如諸侯之春朝夏宗於王者故曰朝宗

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

江漢治則衆水可知九江卽洞庭湖也以其合沅漸元辰激西澧資湘故名九江江漢經流也沱自江出潛自漢出此則荆州江漢之所出者江漢別流也孔殷既道本朝宗而然

雲土夢作乂

雲澤跨江南夢澤跨江北土見作乂亦本朝宗而然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 厥賦上下

田第八等土性惡也惟地澗而人工修故賦第三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柶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篚簞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羽毛可爲旌旄齒革可爲車甲金可以利民柶栝栢可爲弓幹爲棟宇爲器械礪砥砮丹可爲磨石爲矢鏃爲繪畫篚簞楛可爲矢筈惟取其有名者制爲貢焉菁茅有刺三春供祭祀縮酒之用包而又匣恐致壞也玄纁絳色幣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可爲服飾以上皆常貢也大龜尺有二寸國之守龜非可常得偶得則使之納錫于上重其

事也。此暫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水道之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漢洛不通，故必陸行以逾洛，由洛而至南河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漚澗既入于河。

豫水以洛為主，洛出冢嶺山，合衆流以入河者，今伊至洛陽入洛漚，至偃師入洛澗，至新安入洛，入洛雖殊，皆至鞏縣入河，而四水治矣。

此就水之流者言。

榮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濟出為榮，洛出為波，既豬就成功言。荷澤濟水所經是孟豬上流也。故曰被，此就施功言。四澤言水之止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有高下，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而雜出第一等。言錯于正賦之上者，以錯出者高也。

厥貢漆。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漆可飾器皿。京絺紵可供衣服。其黑經白緯之織。細綿之纊。則入篚焉。繼續與京絺紵相去幾何。乃以入篚。如荆之包茅。而又匣雍之珠。玉不入篚。惟易壞不耐。跋者則篚耳。若治磬之錯。雖可備音樂。必待錫貢者不常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東境徑可達河。不須浮洛也。此就西境言。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江所出。嶓山漢所出。曰既藝。則江漢上源治矣。沱潛與荆沱潛不同。此係江漢別流之在梁者。今沱西南入江。潛東南入江。則江漢下流治矣。重江漢不重岷嶓。沱潛上。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蔡蒙二山。沫水所經。旅平則高者平也。和夷二地。夷人所居。底績則下者平也。

厥土青黎。

土色有青有黎。不言性者。性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有定制也。賦無定制而正賦則第八等。或上錯第七。視正賦有加。或下錯第九。視正賦不足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可。為。樂。器。鐵。柔。鐵。可。備。器。用。銀。為。國。用。所。資。鏤。剛。鐵。可。為。刀。劍。砮。可。備。武。用。磬。可。備。音。樂。熊。羆。狐。狸。之。獸。毛。毳。可。織。為。罽。皮。可。制。為。裘。皆。服。用。最。切。者。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雖雍州山。而其山南實隸梁州者也。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故自

西傾因桓水是來。桓潛相通。河渭亦相通。惟沔上不通。潛下不通。渭。本文言逾沔。不言逾渭者。蓋以一逾字貫沔之上下。故蒙上文遂言。逾沔入渭也。亂于河者。不順流而下。不逆流而上。乃截河流而橫渡也。此西南貢道若東北固徑浮沔入渭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

弱水出西海山。去雍遠甚。雜混雍水中。以助泛濫。使雍水不得尋源。覓流而脉派不清。欲治主水。先治客水。使不復出沒於雍。然後雍之

功○可○施○治○弱○水○者○導○諸○水○張○本○也○此○水○之○變○者○導○之○使○異○其○流○也○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屬連屬也。汭水東入於涇。涇水合汭而東南入渭。是涇上受乎汭。下入于渭。有相貫而無相離也。故曰屬渭之東北有漆沮焉。渭之南有澧水焉。雍州惟渭水爲大。禹導之使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合衆流而入河。則渭無不治矣。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言。此水之常者。導之使同其流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漆沮所經。岐山涇汭所經。終南澧水所出。惇物澧水所經。鳥鼠

渭水所經。衆水既治。則衆山可旅。故自終南惇物。以至鳥鼠。其間凡爲山者。既旅。猶之荆岐也。地之高者治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自原隰以至豬野之澤。其間凡爲地者。底績猶之原隰也。地之下者治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亦是土平之事。不以敘言。丕敘卽承宅來。三危既可宅居。而三苗亦已安居樂業也。安居樂業是敘。敘而曰丕言。無人不然也。

厥土惟黃壤。

雍土色黃得正。性壤得常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土性貴而地方厚也。賦第六等。地勢狹而人工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之美者。可為珪璋。琅玕石似珠者。可飾冠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浮舟積石。徑涉龍門。以達冀之西河。其

西南境或由灋涇。或由漆沮。以會于渭汭。水北曰汭。上雖有汭。然汭

在渭西。宜言汭渭。不應言渭汭。此汭字當主水北言。

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卽敘。

言餘功及外夷也。三國皆在雍西境。崑崙在南。渠搜在北。折支在中。

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按崑崙卽

河源所出。折支渠搜皆河水所經。誌此以見河功治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

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四節導山。以為導水地也。此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所以濬河濟之

經始也。岍岐荆三山在雍之北。壺口下諸山在冀之北。壺口雷首太

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碣石冀東河

上○山○凡○此○皆○河○濟○所○經○者○與○下○導○河○導○沈○二○節○相○應○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所○以○濬○伊○洛○淮○渭○之○經○始○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南○方○山○熊○耳○外○方○桐○栢○陪○尾○豫○州○南○方○山○凡○此○皆○伊○洛○淮○渭○所○經○者○與○下○導○洛○導○淮○導○渭○三○節○相○應○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别○

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所○以○濬○漢○水○之○經○始○也○嶓○冢○漢○水○所○出○在○梁○之○北○荆○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别○漢○入○江○處○在○荆○之○北○與○下○導○漾○節○相○應○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所○以○濬○江○水○之○經○始○也○岷○山○江○水○所○出○在○梁○之○南○衡○山○敷○淺○原○江○水○所○經○在○荆○之○南○岷○山○北○一○支○為○衡○山○止○九○江○之○西○與○岷○山○聯○屬○南○一○支○為○敷○淺○原○環○出○九○江○東○北○與○岷○山○隔○絕○故○禹○導○岷○及○衡○必○過○九○江○至○敷○淺○原○也○與○下○導○江○節○相○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九○節○導○水○以○畢○導○山○功○也○萬○水○能○載○弱○水○獨○弱○且○西○流○導○之○至○合○黎○餘○波○入○流○沙○弱○水○治○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高水皆清。黑水獨黑。且南流。導之至三危。入南海。黑水治矣。弱水黑水。在九州之外。莫考其山。故不導。山以爲經。始亦不表其自於何山。蓋畧之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導北條大河也。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禹非不能越積石而窮河源。斷自雍西發軔者。按中華結脉之首也。故禹導自積石。以至龍門。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是爲雍河之東。而冀河之西治矣。又折

而東流。至于底柱。因詳其東向所經。則曰孟津。曰洛汭。至大伾而極。是爲豫河之北。而冀河之南治矣。又折而北。過洛水。因詳其北向所經。則曰大陸。曰九河。是爲兗河之西。而冀河之東治矣。○按河在龍門。華陰勢雖險阨。猶或一源耳。自此南歷雍州。澧涇漆沮皆入渭。渭水既東注之。自此東歷豫州。伊瀍澗水皆入洛。洛水又北注之。則河至大伾而下一河。全受衆委。回視龍門上下。其勢之激盪震撼。當必有倍焉者矣。雖欲不分爲九。不可得也。既分復合。而同爲逆河。力足與海潮相逆。此河之勢也。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

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漢也漢出嶓冢名爲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皆漾水所爲隨地得名也三澨水名大別山名皆東向所經者漢于此爲大別所阻不得不折而南入于江非大別卽入江之處自是東聚爲彭蠡復東出爲北江至此則同入海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江也東別爲沱乃江別支也澧與東陵皆地名江水東向所經者又東迤北會漢水東迤二字重看江至此盤亘數千里衝

崖崩地已極勢不得不少有所殺故迤邐徐徐得此一迤故能會爲滙止言滙而不言彭蠡者以江之下趨有彭蠡又有震澤其他小澤不可勝數故只以滙言包括尚多不止一彭蠡也漢固東爲北江矣江則東爲中江蓋與漢同流至通州入海

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濟也發源爲沱一見也自沱而下則伏矣東流爲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則伏矣溢爲滎一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東出于陶丘北又一見也至此則不伏矣入河何以別濟濟清而河濁也南溢

何以別滎濟流而滎豬也。荷澤見豫州。汝水見青州。皆東向所經者也。附參按沈水東流爲濟一見也。入于河一伏也。溢爲滎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是出陶丘北者。滎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彼入河者也。非有三伏四見之說。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出胎簪山流至桐栢始大故自此導之沂入泗泗入淮淮會泗沂而同入海則淮治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四瀆之西有渭焉渭出南谷山至鳥鼠同穴始大故自此導之澧涇

大與渭敵漆沮皆小四水皆入渭渭復合四水入河則渭治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四瀆之東有洛焉洛出冢嶺山至熊耳始大故自此導之澗瀍伊三水皆洛東行所經者故洛會之以入河則洛治矣。

按導河積石至此七條上五條入海下二條入河蓋河爲四瀆之宗而四瀆如江漢淮濟皆水之大者也故導之入海渭洛二川水之小者也故導之入河。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雖結水土平治之同畢竟歸重水上故以四海會同一句作結。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總結九州貢賦也。六府孔修。蒙水土平治言。財源既開。貢賦可作。由是。因土定貢。則於庶土之高下肥瘠。而交正之。底慎者。不責有于無。不濫取其有。常得者為歲貢。偶得者為錫貢也。因田定賦。則於穀土之上。中下而品節之。成賦者。隨高下以納賦。而正歲者。為常。間歲者。為錯。一定不可易也。曰中邦者。土賦或及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附參 通節重。祇慎。句。物產于土。為財。民貢于君。為賦。故財賦不止。塲圃園。園。漆。林。之。利。并。田。賦。亦。在。其。中。庶。土。不。止。山。林。川。澤。原。隰。之。地。并。穀。土。亦。在。其。中。蓋。庶。土。交。正。已。見。聖。心。祇。慎。而。則。壤。成。賦。尤。聖。人。

底慎之深心也。下二句義已包在上二句內。但因粟米關財賦尤重。故特抽出申言之。其實非貢屬庶土。與穀土為兩土。又貢止財賦。而成賦方為田賦也。

錫土姓

水土平。貢賦定。疆理不可無人。故錫土以立國。錫姓以立宗。要重共維斯世平成意。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朕都。暗指為君者。不必指禹。史臣既記禹功。至水土平。貢賦定。土姓錫。而欲名其成功之所本也。乃記禹平日之言。如此不距。只在台。

尚書說約

禹貢

十九

德○上○說○距○者○望○而○至○之○不○距○者○不○必○望○而○至○而○心○領○神○會○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鉶○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教○化○固○有○本○矣○疆○理○不○可○無○制○此○分○甸○服○五○百○里○爲○五○等○也○王○畿○獨○
以○甸○名○服○者○輦○轂○以○力○耕○爲○首○務○則○根○本○饒○積○貯○不○仰○給○于○外○藩○則○
基○命○實○服○是○泛○言○力○役○此○只○管○內○三○百○里○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分○侯○服○五○百○里○爲○三○等○也○係○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卿○大○夫○職○在○
若○采○故○其○所○賦○之○地○卽○以○采○名○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分○綏○服○五○百○里○爲○二○等○也○係○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文○內○武○外○總○
以○綏○遠○戎○狄○未○嘗○不○可○信○義○服○是○故○有○不○王○則○修○告○有○不○服○則○修○文○
全○要○揆○度○得○宜○使○尺○一○馳○而○萬○里○若○堦○前○故○曰○揆○揆○者○外○酌○夷○狄○之○
情○形○內○稟○天○子○之○廟○謨○也○武○曰○衛○原○非○以○窮○兵○譬○如○養○生○者○使○神○氣○
強○固○邪○厲○不○得○入○而○已○然○非○策○厲○精○明○則○衛○亦○不○能○固○也○文○以○經○武○
武○以○維○文○古○之○內○順○治○而○外○威○嚴○者○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分○要○服○五○百○里○爲○二○等○也○係○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蔡○放○也○雖○皆○

夷地而外二百里。又爲流放罪人之所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分荒服五百里爲二等也。係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流流放罪人之地也。因罪有輕重。故蔡與流有遠近之別。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四海以前是接上文說。還不是總結。蓋禹既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矣。然猶不止此也。故復有東漸四語。禹錫以下。另提端說。方是總結上文。成功正指敷土至四海。

甘誓全旨

此篇分五段。首是史臣敘啓征有扈之始詞。次將誓將士而先呼其人也。又次示以討叛伐罪之意。又次嚴其坐作進退之節。又次示以賞罰之公。皆所謂誓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大戰于甘。總一事。始終而書之。乃召至末。又言未戰之前有此誓。非謂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誓取齊一衆心之義。其法從神考征苗一誓化來。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威侮怠棄，要應到勦絕其命。上如五行天生以養民，三正天所以示人者，勦絕所謂天罰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恭命恭字從上文恭，天罰生來。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左祖右社，朝廷之制，軍政猶國政也。就此賞戮，不得停留，示其果也。重在戮邊。

五子之歌全旨

此篇分二段，首三節敘五子作歌之繇，下六節五子所作之歌也。每歌都重在述大禹戒上。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尸位至咸貳，指太康平日言，平日已無德，結民至此時，乃盤遊弗反。此是下文羿距于河，張本。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民弗忍者，民之于君，本懼于勢而不敢逞者也。至此極矣，故弗能忍。

耐○因○字○最○重○責○太○康○之○辭○蓋○羿○雖○不○臣○不○有○所○因○則○不○能○發○太○康○滅○
德○失○民○故○羿○得○而○乘○之○曰○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
歌○

御○其○母○以○從○謂○從○其○後○以○追○之○也○後○于○洛○之○汭○者○追○之○不○及○遂○于○此○
俟○其○返○也○五○子○之○歌○不○是○空○空○悼○亡○觀○其○反○覆○皇○祖○之○訓○制○度○之○詳○
民○心○離○散○之○勢○重○有○感○悟○太○康○冀○其○改○圖○萬○一○猶○可○挽○回○危○亡○之○意○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六○節○正○述○禹○戒○作○歌○也○小○民○難○保○只○有○近○的○一○路○更○無○下○的○一○路○

二○句○主○民○言○不○主○君○言○直○是○勢○力○行○不○去○非○但○一○體○之○義○惟○字○有○味○
本○即○根○本○萬○端○治○化○總○民○為○主○張○不○曰○固○本○而○曰○本○固○雖○人○君○維○結○
亦○未○必○寧○必○民○心○自○維○結○于○我○而○後○寧○耳○要○形○容○不○可○下○意○出○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
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視○天○下○指○目○前○世○界○言○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看○蓋○人○人○得○而○蹈○
藉○我○也○一○人○三○失○即○推○所○以○能○勝○予○意○不○見○之○怨○上○何○繇○知○要○從○自○
已○危○微○敬○肆○閒○覺○之○早○挽○之○力○才○可○謂○圖○六○馬○者○心○不○齊○之○喻○若○但○
鞭○笞○馳○控○而○無○服○習○安○閒○之○節○雖○不○朽○之○索○豈○能○馭○乎○而○况○逸○豫○滅○

德索已朽矣。提出敬字。正從太康念頭上喚醒他。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六者未能盡絕。但病根全在荒甘嗜峻雕五字。玩或字。見未有萬一而或不亡者。正與一字相照。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道即堯舜禹相傳之道。紀綱即道所寓者。將亂之君。道先失而紀綱次之。則國隨之矣。總以道為主。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首二句輕輕直說。我祖以明明之德。為萬邦宗。猶恐德易斬而以法

維之二。有字着力。從禹身上說。以其經常不易。謂之典。以其中正有

準。謂之則。關石和鈞。乃典則中至微事。王府對天下說。鈞石乃天下

所共用者。惟恐有錯變。而藏之王府。以為準。此正形容典則貽後處。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怛怛。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怛怛上敘憂悔之切。下自反追咎之難也。

胤征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節史敘胤侯征羲和始詞。告于衆三節。數羲和之罪。當征。今予三節。嚴將士出征之律。要識羲和罪在黨羿。不止忽天戒上。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羿立仲康而書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不于羿立也。仲康肇位之初。卽命胤侯掌六師。收羿兵權歸之。掌握正仲康得要領處。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明徵定保一直說定保就是明徵先王以下即謨訓先王之心無時不暢何待於戒故不曰修省而曰克謹有敕天時幾工夫此句輕全要責重臣邊方得責羲和本旨因昏迷天象故從天戒說起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

恭邦有常刑

官師四句徇路之言官以能相師者規君工以能執法者諫君相規者交相規也以諫者借一藝以發至理不泥所執之藝說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倂擾天紀遐棄厥司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

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

此以畔官離次句為主顛覆二句畔離之繇倂擾二句畔離之實乃季秋下又詳言以見實也政典四句抑揚重後時邊

命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

倂優天紀乃天罰所必加者下欽承威命正奉將天罰處天子二字極重仲康新立衆心未附胤侯稱天子以悚動收攝之凜然示天下

之有君意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

染汙俗咸與維新

前四句泛言下方說到羲和上曰殲渠魁其詞凜然寬及脇染所以散助逆者之心也通節重恐焚玉誅等邊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威克四句泛言用兵之道勉眾士全在懋戒上

尚書說約

太史徐 沂九一父鑒定

古吳後學李 燝幼黃甫輯著 男元培長仁甫較訂

尚書

湯誓全旨

此篇分二段前三節誓以興師之意未示以治師之律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歸○重○天○命○殛○上○天○命○就○民○心○離○見○得○

尚書說約

湯誓

一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此言湯以天爲心。見順天不容已。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言湯以天下爲心。見順人不容已。然實與上相承說。節內率遏率。

割率怠三率字。要看蓋桀率其惡黨以虐民。民亦相率以應之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

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有賚有戮。自古兵政如此。不爾則不成爲征誅矣。

仲虺之誥全旨

此篇分四段。首節本作誥之由。作誥二節。誥以天立君之意。而命湯不可辭。簡賢三節。誥以湯德得民。而歸湯非一日。佑賢三節。誥以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總重釋慙上。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使來世得爲口實。正是可慙處。傳却多一又字。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惟天三句。是原天立君之意。有夏二句。見失又民之道。錫王下。正天以時。又責湯也。勇智要與聰明相關。聰明是本體。勇智是聰明之運用。處勇是聰明中自有此決斷。智是聰明中自有此慧識。變聰明為勇智者。戡亂尚武救世尚畧也。表正二句。即所謂時又禹明德以君萬邦。則表正禹之舊服也。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革也。寔續也。二句重天意上說。茲率二句。則言答天意當如此。茲指伐桀說天命。與天乃之天相呼應。蓋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處變。應解之曰。此特循其嘗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所謂嘗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武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誣九字。即是夏王之罪。惟矯誣布命。則民之視聽都亂。而手足無所措矣。此正衆之不爽處。爽字對昏字。看有不溺于欲之象。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

大戰戰。因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賢以下。言湯為桀所忌。湯非莠秕。自桀及其黨視之。則以為莠秕。只指桀不容湯說。矧予二句。又甚言湯為桀所深忌也。矧字要出得小大戰戰。是就民言。固不可不釋其懼也。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是就王言。尤不可不答民望也。若使南巢之師不舉。致見剪于桀。奈此戰戰之衆。何又安用德為也。正見今日是應人之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德足聽聞之實皆就湯爲諸侯時事看不邇非遠不殖非散絕聲屏色去貨散利胸中反多一事聖人却于聲色貨利中討個儻然不滓此正本源澄徹處德懋五句俱從此得來懋官在委任之初懋賞在委任之後聖心原無官賞以天下官賞酌天下功德予者無恩受者知勸用不重在用人重在已之爲善曰惟已者不徒見人善當取直視爲已之善而自契之人之吝過只是深入牢固割捨不斷此則一念覺悟凡前後過端盡教消滅寬仁都見于政而有其實故曰

克言其實能寬仁也信字只是信其寬仁不必說到信其寬可蓄衆

仁可長人上信而先之以彰者明白做出與人看要着湯身上說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

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蘓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東征南征乃征葛後事東征三句是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攸徂四

句是王師既至而民悅之深戴商惟舊在民心悅望上見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當時諸侯固有賢德忠良以不合桀而見擯者亦有弱亂侮亡以阿

桀而不見討者鳴條旣放命討一新亡乃自取故曰推彼若安存則

我與賢德忠良所共故曰固我先推亾者有所廢而後有所興也此政一行將見有存可固無亾可推故曰邦昌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子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節乃一篇緊要新處便懷滿處便離懋昭以下正日新功夫王德即民中原非二理昭德于此所以作則于彼是爲建中重在我去建中上制事制心正建中所從事者制非拘縛亦非簡約純是以本體爲工夫此乃懋昭喫緊處裕對制言心神收束到極緊密地位故精

神流行自極優舒那得不裕垂裕只重湯說翊業之君一念一動不可垂又不足以爲德矣此懋昭大德之極致也勿作效看能自得師四句引來以証德日新四句不可推下一層王字對萬邦惟懷看君不虛王能自得師則日新而萬邦懷才無愧于王故曰王謂人莫已若所謂志自滿也自滿必不能日新不亦九族離而亾乎好問即能自得師也自用即謂人莫已若也裕正是王之故小正是亾之故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說到垂裕是把那工夫的究竟都說了此則言起手工夫正在今日全重在惟始上蓋德新在今日志滿亦在今日也殖有禮兩句

暗指放桀說見得這個正是天之道也。王能欽崇這便是圖始永保則能有終矣。卽在欽崇處看出。

湯誥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節本湯誥諸侯萬民之繇。萬方四節。誥以君道所係之重。桀不能君而已。奉天伐之。俾予四節。誥以君道之難盡。而求諸侯以助之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王克夏而歸。亳定都于亳也。非可以退就侯服。諸侯不釋爲言。誕告包一篇在內。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此以惟皇惟后二惟字相對看降衷恒性天所能也然綏猷必待乎君歸重克綏厥猷上此是通篇綱領衷性猷只是一理但原于天曰衷具于心曰性見于事曰猷衷卽是中不言中而言衷者取準則之義若有恒性非民若天也乃天若民也太極分化順而予之而民已有恒性矣此只論理如此厥猷原天之猷綏猷工夫全在后身上料理不特權有所屬盡性盡物體天立教便有個回稽担荷處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滅德則綏猷之本失矣作威敷虐不可與綏猷反看蓋其惡有甚于不綏猷也此正淫處罪處天道重禍淫邊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字緊承上來玄牡三句是告乎神聿求三句是資乎人元聖亦是天生聰明迪知天威者求與戮力有惟恐不克意不必指出伊尹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罪人句本孚佑來弗僭就黜伏上見之賁若句連下句說言允殖而先之賁若草木者快其淳興之象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含求助意。輯寧串和之。乃所以安之也。俾予輯寧。全在綏猷處。令君承天治民。分毫不合。降衷之初。便不堪。惟后之責。所以有隕淵之懼。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滔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無從無卽。本危懼來。湯豈無典。則示諸侯遵守。而云各守爾典。這典字。不必指輔君輯寧之嘗道。却要根恒性說。恒性在天子。則爲天子之典。在諸侯。則爲諸侯之典。守典者不失。此恒性也。求助在言外見。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上專戒諸侯。似于朕躬寬了。故此節首五句。將爾與朕躬對言。然爾與朕躬。又非可均任其責者。故下四句。又申明罪當朕躬。一語。予一人有罪。非必別有失德。只就萬邦不輯寧上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上旣平舉爾與朕。又專其責予一人。此則叮嚀諸侯。以終誥體也。言予一人固兢業圖終矣。爾輩反國。庶幾于予。是言而忱信之。則不惟予一人有終。而汝亦如予有終也。有終對造邦言。

伊訓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節本伊尹作誥之由。先后四節舉天人禍福見德之當修。而後訓王以烈祖成德之當法。敷求三節舉烈祖望後王修德之謀慮。又以天人禍福申戒之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臨臣乃祀告時事。當以祀告爲主。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毫

此舉憂事與亾以見祖德不可恃方字與下于其字呼應甚遠天災四句每句深一層都着先后懋德說于其三句只重降災上氣是感動嗣王處既云弗率則桀惡可知既云有命則湯懋德可知如何又用造攻二句以申明上意蓋此二句是從上文見出言桀弗率先后天遂假手于我有命如此可見桀之造個攻端自他鳴條之弗率來我之有命自毫之懋德來禍福無不自己求者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舉先王之德以起下嗣王當率意聖武者聖人之威勇智所發即易所謂神武不殺也布昭二字有力若說做聖武布昭便倒寬字只在武中看出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先王之位以德致之今王嗣位為兆民主非嗣其位正嗣其德也既云嗣德則家邦四海之觀德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立愛以下正嗣德謹初之道也蓋後來顛覆典刑不惠阿衡伊尹先見其端故立愛立敬正切中太甲病根處立者立標準于此使人取則于彼尚未說到人化上家邦二句非推行之序即足上立字義在君身說必使遠近皆儀刑于上乃是愛敬立處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詳烈祖成德見烈祖亦不過在倫理實行上加功修紀卽立愛立敬
實事肇始也桀自弗率湯自修豈有因桀滅德而湯始修之理耶這
肇字卽肇我邦之肇與下以至于相炤從諫六句俱要切爲諸侯時
事講蓋尹之意要太甲聽信已言順承已志故首言弗咈時若是湯
所以能肇修之由也惟其如是是以居上云云此二句正是修人紀
處與人二句則又修紀之功虛懷精進處也以至于三字要玩見得
先王勗業之道不越人紀茲字艱字指修紀不指萬邦言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人紀不能保其嘗修故求哲人輔之輔重補過一邊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
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一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
國必亾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哲人之輔不能保其嘗盡故立官刑儆之嚴于有位所以嚴于后嗣
也不重儆臣上曰以下官刑之詞三風十愆皆生于敢三敢字極緊
要此乃人紀所繇以廢壞者邦君卿士正借言以剔出天子來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祗厥身。虛說念哉。是把戒風愆。功夫全在念上。着力正祗厥身之實。以此風愆。籌度于心。是為聖謨。包理甚宏。涵意極廣。故曰洋洋。以此謨發風愆之誥。誠即為嘉言。指利欲之端。燭喪亡之故。何等詳明。二句正當念處。能念而不犯風愆。即為善為德。不能念而犯風愆。即為不善。為不德。二段總言天命不常。以勉人盡人事之意。須相承說。此時在廟中對群后。以訓王。故言萬邦言厥宗。最是警醒王處。

太甲上全旨

此篇分三段。嗣王三節。因太甲不順已訓。作書以望其法烈祖之德。惟庸四節。因太甲忽已之言。口陳以望其法烈祖之德。克變三節。因太甲不能因言改過。遷桐以致其德同于烈祖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推伊尹作書之繇。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

二節以勉其法祖戒其忝祖爲大主意而儆其忽尹破其恃尹則其中寓意也明命卽在吾心心之精神嘗聚于目故念念相依謂之顧覬祗肅乃顧覬中一節工夫合來只見得無往不敬意蓋天地百神之靈卽明命不昧祗肅承奉之念卽顧覬不忘別無二事用集撫綏正天監德處惟尹緊承說曰左右則是湯爲主尹特左右之重在湯身上尹躬不可忽意卽在內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周者精神周匝無一處滲漏有終正是自周處就君心言炤後克終謹終都把終字着力若作保祚說便淺矣君有終臣得致其左右之功惟字有力太甲謂有尹可以成終其實相之終否係君何如祗字根戒字來卽顧覬祗肅之祗辟不辟應後嗣王祖應西邑夏忝祖內正舍相罔終意

王惟庸罔念聞

念聞串看罔念則聞亦不聞矣故復面言以折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二句形容進德景象聖心昭明豈待乎旦洗濯但當昧爽時萬

績○俱○寂○呈○出○本○來○面○目○此○時○非○可○着○力○但○覺○塵○滓○一○洗○境○界○一○新○是○
顧○諱○得○力○處○待○且○不○是○急○行○蓋○清○明○之○極○自○有○恂○慄○嚴○毅○不○容○顏○然○
安○枕○意○此○極○狀○不○顯○神○境○湯○既○以○身○爲○子○孫○法○又○以○賢○爲○子○孫○輔○本○
是○保○全○後○人○不○使○顛○覆○若○越○厥○命○是○甲○自○覆○非○先○王○也○要○玩○自○字○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人○情○都○惡○拘○簡○談○儉○于○繼○體○之○主○尤○難○故○下○慎○字○慎○儉○德○全○是○精○神○
收○束○愈○收○束○愈○極○綿○遠○此○正○懷○永○圖○處○意○無○兩○層○永○圖○乃○儉○中○寔○受○
用○也○非○儉○德○之○有○永○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

此○正○慎○德○懷○永○所○從○事○處○引○射○特○提○省○字○亦○重○蓋○止○是○事○物○中○恰○好○
道○理○具○于○吾○心○者○着○不○得○氣○力○故○須○欽○欽○止○而○不○深○省○如○何○得○止○的○
着○落○故○必○時○時○省○察○務○求○到○道○理○恰○好○去○處○然○欲○省○所○當○止○不○必○他○
求○只○看○乃○祖○所○行○的○事○蓋○乃○祖○攸○行○正○已○然○之○度○所○當○率○者○

王未克變

未○克○變○據○後○能○變○看○來○故○于○此○着○未○字○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
其訓無俾世迷

其訓言卽此是其訓誨處不必作書與言也。雖兼遠弗順邇先王二意却重邇先王邊。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桐居憂正進德之要處允德是見成字猶云實德也。重克終二字。克卽未克變之克終者成就之意能成就其實德不止變其舊染已也。

太甲中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記太甲終喪尹奉之復位次慶終德之美拜手四節答圖終之美。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徂桐居憂服除歸亳太甲所行者喪禮也。然徂桐本爲密邇先王歸亳本爲克終厥德則尹之意固自有在而喪禮特尹之所託矣。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首二句泛言君民相須起下眷佑一段克終厥德只就目前講若不

克○初○是○太○甲○自○咎○語○耳○萬○世○無○疆○正○找○足○克○終○意○深○慮○所○終○而○以○萬○
世○期○之○非○慶○幸○之○詞○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
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三篇止此一節是太甲悔過受訓之言字字痛切敗度三句是不類
之實欲縱一套事念初起爲欲多欲不已流而爲縱度禮亦一節事
禮之品節爲度度敗必弁其大閑而蕩之克于厥初猶能始之謂克
字下勿添謹字來匡救而謂之德者感師保之美意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此泛論明后之事未說到嗣王身上修主克治說雖功夫全在修身
內然允德甚不輕真積力久而行道有得德便是允允協繫粘不允
則不協協者君協下也人君合四海成身必吾之精神與天下脗合
無間乃爲修身之至若說民協君便落一層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
後來無罰

言湯德所以協下正見爲明后處惠民若子卽德允矣命不是泛言
卽指子惠之政說服是被服之意言先王子惠困窮所以下民但被

服○這○子○惠○之○政○者○無○一○人○不○懽○悅○者○也○二○句○正○協○下○處○有○邦○卽○厥○鄰○說○者○多○于○有○邦○處○一○讀○皆○因○傳○解○拘○了○言○不○但○本○國○之○民○悅○之○並○其○有○邦○厥○鄰○之○民○乃○曰○云○云○此○不○可○與○本○國○對○只○于○罔○有○不○悅○中○抽○出○以○足○民○悅○意○若○被○子○惠○者○止○本○國○也○此○節○意○輕○所○以○能○如○此○者○全○由○先○王○懋○德○無○豫○怠○來○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烈○祖○二○句○正○懋○德○之○功○此○時○太○甲○既○已○改○過○所○慮○在○豫○怠○一○滋○將○德○遂○有○不○終○懋○者○所○以○將○烈○祖○來○做○個○榜○樣○而○尤○勅○之○以○無○時○豫○怠○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告○以○懋○德○所○從○事○者○孝○恭○明○聰○是○德○思○惟○所○謂○懋○德○也○須○句○句○貼○大○甲○身○上○講○奉○先○固○非○奉○祀○然○說○作○繼○述○則○孝○字○如○何○說○接○下○作○從○諫○亦○與○恭○字○有○碍○還○當○輕○說○爲○是○遠○者○明○之○體○德○者○聰○之○實○言○最○難○辯○須○辯○有○德○之○言○聽○之○故○曰○聽○德○休○字○應○前○休○字○無○斁○應○前○無○疆○字○蓋○謂○王○能○如○此○懋○德○正○是○克○終○厥○德○處○那○萬○世○無○疆○之○休○朕○且○承○之○無○斁○所○謂○相○亦○惟○終○者○也○

太甲下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三節告以君道在與治而言先王之治爲當與升高五節。誥以與治之事而期以功效。末示以圖休之道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人君心法。祗在一敬。親字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出王遊衍日近。日親而天原無親也。敬外無親。故曰惟下仁。誠中脫不得敬字。如顧畏民。若敬而仁也。齊戒神明敬而誠也。艱字只在敬仁誠說。此三者至精至粹。雖致敬矣。行仁矣。竭誠矣。而克之有之。爲難。毫忽未底。純。

粹○卽○無○以○對○皇○天○臨○神○民○蓋○不○艱○于○事○天○享○神○懷○民○艱○于○此○心○之○純○也○不○是○空○空○說○難○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亾○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敬○仁○誠○總○是○個○德○天○親○民○懷○神○享○總○是○個○治○治○亂○就○在○德○上○說○此○二○句○就○目○前○言○故○止○云○治○亂○下○二○句○據○後○日○究○竟○說○故○云○與○亾○與○比○治○說○深○一○步○亾○比○亂○說○深○一○步○與○治○必○盡○體○其○所○爲○之○道○乃○可○與○與○亂○只○一○事○相○同○便○可○亾○尹○只○因○敬○仁○誠○無○可○捉○摸○故○教○以○所○與○慎○與○只○在○心○上○說○不○沾○沾○在○治○亂○形○迹○上○較○量○或○與○治○矣○未○體○備○其○道○或○勘○

道○未○真○致○泥○古○不○通○不○與○亂○矣○偶○蹈○其○失○而○不○及○知○或○錯○認○亂○之○事○爲○治○之○道○都○不○能○善○終○始○湯○所○以○未○知○獲○戾○也○可○不○慎○與○終○始○二○字○分○不○開○言○慎○與○直○到○底○更○無○斷○續○方○爲○明○明○后○二○明○字○從○終○始○生○來○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此○提○出○終○始○慎○與○樣○子○德○卽○上○文○德○字○敬○仁○誠○都○包○在○裏○面○要○看○時○字○上○帝○無○時○不○與○我○陟○降○我○無○時○不○懋○敬○則○精○神○翕○聚○上○與○天○合○實○有○彼○此○相○當○之○義○故○曰○克○配○必○克○配○而○敬○始○全○非○兩○層○意○今○王○二○句○正○教○他○與○先○王○處○配○帝○之○緒○從○敬○德○中○來○故○謂○之○令○緒○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四節皆與治中事。先王敬德克配。舉目即在終身。難極非必以先王
為高遠。今日未能如先王而循循及之也。實欲太甲從卑近做到高
遠。有進進不已之意。不專為躐等戒。此正善監法處。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難危在君心上說。民事重于國命。天位危于朽馭。然不惟其所以難
危。雖無輕無安亦無實際。二惟字極重。時說把民事作農事。把難作
民自己難。未安豈有輕安危三字。都屬君而難字獨屬民乎。難字不
可屬民。則民事不可作農事。明矣。原來民事與君位對。謂正民德。利
民用。厚民生之事。

慎終于始

終始乃一時事。太甲此時已有其始。或望前行去。未必有終。于字有
力。收成結果盡在悔悟。方新時。伊尹言嗣德。欲王謹始矣。言慎與欲
王慎終矣。要之謹終功夫。只在于始。故契緊言之。此句乃上二節關
鍵處。提出始字。正升階之發軔。艱危之造端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遘。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論至理。只是有順無逆。但太甲之心理。欲初分。不能無逆。遜處逆未
必是遜。未必非。但今之逆與遜。則在汝心。汝志。故下兩必求字。要他
從汝心。汝志。上挽其必遜。必逆之情。全是伊尹格心手段。有字來得。

活必字持得緊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承上四節來弗慮二句要太甲謹思篤行乃是與治寔用功處要知真思便是獲真爲便是成至獲與成則內外合一偏駁盡融豈不粹然至善乎元良二字不平良者精粹無瑕之德也係良于元有體元居正之義故萬邦以貞應之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辯言主臣之辯言說卽下篇恐王任用匪人意寵利居功非必以明已志也當爲後世人臣設戒蓋人臣貪戀富貴必不能正君德直至凶於而國而後已今不居寵利使人人都知輕富貴惟以懋德正君故結言邦其永孚于休都括已告歸後君臣說蓋老成無已之深心也前一篇作於未遷桐之先後二篇作於自桐歸亳之後

咸有一德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節史叙伊尹陳戒一德之繇天難諶五節泛言君德不可不一因勉太甲一德也任官至末欲太甲師善以成一德之功也通篇以一德為主一對二三言卽虞廷精一一字說一便包萬善在內非有二義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復政係冕服迎歸時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常九有以亾命靡嘗雖發天難諶意尚虛說下文方是命靡嘗之實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引夏商興亾以証上節意只重湯興不重桀亾上言尹先于湯者此尹慶幸之詞也何代無聖賢獨聖君難逢耳伊尹樂道莘野自謂躬有一德惟恐世無一德之君而幸湯與尹相同是不獨臣下有一德而尹躬與湯皆有一德矣克享下都指湯說尹不過輔之而已益見先尹後湯之故受命有師串說當玩以字二句重天一邊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承上天民二意反覆言之

一德只指湯說而尹寓其中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

惟字不與罔字對惟一者更無二三也這便是吉源凡百所為純純粹粹瑕不得乘何等吉苟一少不繼則吉即轉為凶凶亦在二三上說不要着到應感上在人二字極重惟天句即在天災祥以決在人吉凶之不僭也災祥不在天而在德則天併無權而人君但當論德不德不當論災祥在德二字全要把人君精神收到一德上去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惟新厥德乃已。然事即前篇克終厥德也。下文方是勉太甲語。如傳用當字。則是勉其新德。不重終始。惟一意了。終始惟一者。徹頭徹尾。只這一路。更無別路可走。與上德惟一。一字例看。日新就在惟一內。見出才說惟一。便已日新。非謂惟一了。然後日新。蓋渣滓未融。皆緣精神間斷。則其存之。而終身不遷者。乃其惺之。而與日俱化者也。故曰時乃日新。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爲下取善。張本亦一德中事。惟賢惟人。寔是體認一德。非獨論辨。

官才也。爲上三句。雖並言重上句。言臣爲上。不獨爲君之事。而寔爲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資也。及其爲下。而惟以爲民。則又君德之所賴以承宣矣。亦是爲德處。難慎不專爲防小人。若用違其才。受過其量。皆是惟和從難。慎中來。此是精神契合處。惟一在心上。看此際。尚留形骸在終。有愧戚有一德之義。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總以一爲宗。湏歸重一上去。此雖說取善之要。寔與終始惟一是一。事非任人。後又有此項工夫也。蓋德無一定之師。若有嘗便多掛漏。如何得一。主善只爲求一。不以意氣爲適從。惟揆以至當之理。而

善爲主我爲從也。雖矜持而不着意。若嘗主則以我爲主。此雖亦在善上求不免執着矣。不主善而竟無嘗主者。躐也。善到既主後自然無嘗主。若有心去其所主。并一字茫無捉摸。乃知無嘗主是功夫。靈變時克。一云者言此心之微能統宗萬善也。克一而曰協者。直是融洽。渾化毫無渣滓。若說湧奔萬善歸併到一畢竟一屬何處。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承上會萬善于一心而言。一德應驗也。人君不到民咸誦其言。體其心亦是一德未能浹洽處。大哉二句。串看蓋統大而爲不言之妙者。王心也。王心正。王言之大。之本原處。前論一者至矣。到此提出箇心字。見得一是心。體而克綏二句。又是因心一言。大處推出來。蓋先王所以天佑民歸者。惟一德。今王所以克綏永底者。惟一德。全重一德能綏底上說。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太甲到此地位。祇有一德可持。故本文祇云觀德而觀政。亦宜就好。邊說政卽德之見于行事者。不但不祧之主。可觀有德就不祧之中。而一德未及烈祖。亦配享之。羞不但民所共戴。可觀善政就共戴之。民而一哉。未足爲頌。亦長人之羞。總是聳動太甲精進一德意。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上既云協于克一則無善可遺矣此不可泥取善于民說不過廣一
德之量耳通節只重無自廣以狹人句此正不嘗厥德者病根處匹
夫下正言自廣狹人之害不獲自盡要看得好舜之樂取豈真四海
之人無一不告之善惟心誠虛故不害其為皆自盡此曰不獲自盡
則是我無樂取之心而匹夫匹婦不得自盡矣所遺不既多乎故曰
罔與成厥功

盤庚上全旨

此篇分二段首四節告民趨利避害之言教民至末則告臣黜傲康
以從民遷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不曰欲遷而曰遷于殷是史氏遡後之言不適有居還是懷土之念
居多衆感主憂遷之民說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

我王四句叙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在已遷殷之意生至于匡

已○非○樂○生○况○并○胥○匡○而○不○能○及○稽○之○卜○又○永○無○可○安○之○理○歸○重○卜○上○
下○二○節○俱○本○天○命○說○去○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
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承○卜○字○說○來○有○服○五○句○就○先○王○用○卜○言○以○不○輕○動○如○先○王○猶○不○敢○嘗○
安○不○嘗○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以○今○日○理○勢○正○當○承○先○王○而○謹○命○以○
遷○苟○不○其○然○將○至○君○民○俱○溺○天○之○斷○絕○我○命○且○不○可○知○况○曰○其○能○從○
先○王○之○大○業○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底綏

四方

此○雖○與○上○節○分○利○害○寔○是○一○氣○說○下○顛○木○上○補○出○遷○殷○意○永○命○三○句○
正○由○蘖○意○也○其○字○貫○至○四○方○茲○此○也○殷○爲○此○新○邑○耿○爲○彼○舊○邑○矣○蓋○
自○今○以○前○天○似○斷○我○命○于○彼○舊○邦○自○今○以○後○天○其○將○永○我○命○于○此○新○
邑○紹○復○二○句○是○天○之○永○命○處○底○綏○有○工○夫○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
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當時巨室多敢倡異議鼓民之怨嗟以要挾于上故教民必由在位
者究禍始也自昔先王遷都舊臣無有不遵法度者故惟舉先王舊

事以正今日法度正法度不止伏攸箴下文皆法度語觀下兩提舊人可見但伏攸箴是亂法度之尤者故先戒之衆字雖兼臣民實對民而告臣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黜乃心舍下句言傲與從康正私心所在無字正所以黜處曰猷黜者私心盤據連自家不能自知故必謀乃可黜得傲康雖分二病實則傲字從康字來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虜予弗知乃所訟

此正以嘗舊服正法度處王告一播人臣豈終能格但從中奉承宣揚便爲不匿厥指斷作播告之指不匿者將順其美也不匿已是宣之于民到罔有逸言又是進一步法不欽有同寅意與後選享不同當時之民原無阻惑安土之情何須變得只是人心煥然一新故曰丕今汝以下反上五句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自荒茲德若罔傳作輕易遷徙荒廢此德下德字便接不去蓋爲民圖安乃仁民之德意也我今爲此自可見非我自荒廢茲仁民之德

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我一人耳然我觀汝舍德不惕之情洞如觀火但我亦拙于謀慮徂于寬容以作成汝過失隱然見今後不肯因循苟且必正法度意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申傲上從康之戒在猶從也網有衆目聽提挈于一綱故曰在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申猷黜乃心之戒黜乃心便是施實德處積德者積累勤勞註勞而

有功也不可說先人有德我又有德似太誇了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

稷

此承上若農二句申言從康之害遠邇就地言民與婚友在內遠邇

下補出憚勞不遷則必無永建之利意故以惰農喻之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

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

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

此承上若網二句申言傲上之害何及處畧截言汝于人情憂疑之

際乃不將好言開導。陰沮遷都。則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姦宄以自災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頑慢。不率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孽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汝雖自悔。亦何及哉。所以然者。惟汝不惕。予一人故也。我視小人。有明于利害者。猶知相與顧慮。而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卽以過逸之言。排抑之。使不得達。汝固自恃其口。爲可制人矣。况生殺在我。能制汝命。汝何不以箴言告我。乃共爲浮言。以動搖斯民。懼之以遷徙之勞。貽之以沈溺之禍。一時人情。爲汝惑亂。雖若無可奈何。然以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哉。辟如火之焚于原野。初雖不可親近。終可得而撲滅之。然此亦惟汝衆。不宥安靖守法。非我有過。樂以刑威相加也。須如此醒出。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引言舊人當任。以起下文也。器非求舊。惟新。正剔出人當求舊意。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此明圖任舊人之意也。不可以賞罰平對。當垂重非德。邊古我三句。總見爾祖父有功處。大享二句。正不掩爾祖父之功處。通節歸重作。

福○作○災○二○句○德○恩○賞○也○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今○日○先○王○在○上○祖○父○
在○旁○罰○固○不○敢○妄○及○賞○亦○豈○敢○自○專○言○外○便○見○得○祖○勞○不○足○憑○國○恩○
不○可○恃○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悔○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字○指○興○大○役○動○大○衆○言○以○難○告○汝○志○已○決○絕○故○引○射○明○之○無○弱○無○
侮○正○所○謂○無○伏○小○人○攸○箴○者○各○字○厥○字○要○看○今○雖○爲○國○爲○民○實○各○自○
爲○計○也○勉○出○乃○力○不○但○自○力○且○有○倡○率○民○遷○意○在○此○便○聽○猷○處○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

善○惡○俱○就○遷○不○遷○上○說○賞○罰○不○平○重○罰○上○故○下○節○只○言○罰○邦○之○臧○以○
下○是○推○所○以○必○彰○必○罰○意○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
爾身弗可悔

各○恭○三○句○是○致○告○之○事○事○卽○位○中○事○爾○之○曠○位○失○事○多○爲○爾○口○之○非○
法○度○者○以○浮○言○爲○非○法○而○不○道○也○罰○及○二○字○要○看○今○之○罰○尚○言○而○未○
加○故○猶○可○追○一○及○于○身○悔○已○無○及○

盤庚中全旨

此篇分四段。首節本盤庚告民之繇。先后八節。示以古今利害。曉其遷失政四節。俱以神明責罰導其遷。今予至末。總承上兩意。以果其遷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弗率。未必人人梗命。但間爲浮言所惑。不免懷疑而未信其上者。故用真誠感格他。誕告用亶。極重。是通篇綱領。勿褻。是史臣叙事之詞。言民皆肅然聽命也。若作王戒其勿褻。便與上文誕告下文盤庚登

進相礙。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二句意實相因。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前后三句垂重胥感句曰我曰前當指商家遷都四君說物浮水面。

比水面高一層今不但修人事以與天對反浮過一步所以天不能。

違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殷降四句正証浮天時意念字有欲民胥感意曰康共者君無私安。

以民為安今之圖安與民共之比字要看斯民亦曉得遷非真罰但。

近罰耳。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此節意比上進一步上云惟喜康共是我與爾共安康也此云亦惟。

汝故丕從厥志則其意專為汝而我之康非所論矣志字要看乃是。

非利害之不容自迷處不從其私心而從其本志必如此方可謂惟。

民之承。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

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首二句。卽上二節意。只是承上以起。下汝不憂等句耳。心之攸困。猶言苦心。乃感大不三句。只作一句讀。自鞠自苦。作一頭。若乘舟以下。是詳自鞠自苦之意。屬者屬於君也。君用亶而民且携。二忱何以屬。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其有今。二句。正憂之所在。兩今字緊相叫。猶言只有今日。並無後日。比上卽口氣更爲急切。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恐人二句。推當一之故。外誘以傾邪。內誘以紆曲。皆浮言之善惑人。處然。須側重心上。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上言有今。罔後。命幾絕矣。故曰迓續。奉畜汝衆。卽是迓續乃命處。上言其事。下言其意。用字要玩。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對爾。先看神明之也。蓋爲下降罰張本。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此言高后之罰以嚴已也。曷虐句。正所爲罪疾處。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此言先王之罰以嚴民也。曷不四句。正所爲丕降罪疾處。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民不從遷。不惟得罪先王。亦得罪祖父也。斷棄至死。則不止罪疾而已。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言臣不率民從遷。亦得罪于成湯祖父也。四節非因商俗尚鬼而然。蓋當遷之義。可質鬼神。亦是盤庚用亶處。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此承上文申飭其從遷之意。大恤者。通天下萬世爲恤。不暇顧一己。小憂卽前感字。無胥絕遠。卽胥感也。汝分猷念以相從。卽上二句之實。草莽不關廊廟之贊畫。謂之分者。勉出乃力。宣布乃心。卽分也。分猷念。正是永敬大恤相從。正是無胥絕遠。中是人心同然處。然有衆所共是非。而未必是非者。惟設之于心。則紛紜不能奪。所謂命汝一。

者此也。此句正破憚遷病根。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

易種于茲新邑。

前篇戒臣尚有伐厥死之說，乃獨于民之不從遷者而不一言及刑。罰乎看來不吉不迪，顛越不恭，都指抗令不從遷之民說。暫遇姦宄，纔指道路之盜，却是帶言我乃劓至新邑，重抗令之民上易種，即遺育上句虛，下句正其實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勉意在往字上，勇往而圖生生，作有力看。永建乃家，即所謂生生也。

前言安定厥邦，此言永建乃家，益百姓所念惟身家耳。實則乃家建，即是厥邦安。

盤庚下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節本盤庚綏民之繇。戲怠六節欲臣民立新業而釋舊疑。邦伯六節專責臣以仁新遷之民也。兩朕志是通篇關鍵。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奠居是已然事。兼君與臣民正位。專指君臣衆字。專指民說。綏衆卽下文號令是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大命專指國命言。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

比讒言于一人

朕志只指承民永地言爾無二句串看怒以心言協比讒言却說出外來然亦根于心也協比卽對共字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前功指契居亳言適山下正湯所以多前功處績曰嘉不但遠溺就安更有禮樂文章撫綏事業在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我正對古我看見已遷都與先王同也未句非起下文卽所謂協比讒言于一人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

于新邑

復祖德不但遷都復其既遷而嘉績殷邦也復祖德便是亂國家朕及三句卽復祖德亂國家之事恭承民命是盤庚遷都主意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上用宏茲賁

此節口氣自有抑揚宏賁正是弔靈處賁有文明之象爾不欲遷惟恐大業搖動今得永地于茲新邑以光大前功未嘗不用爾謀所以從不言而同然者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國家大役之後○必有大傷○縱目前未必向隅○但小民既經一番跋涉○又經一番草創○豈無痛于心而不言者○隱字正打動群臣不忍念頭○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予其懋簡先句○相爾念敬我衆○又句懋是盤庚自謂有率先群臣意○懋簡便是相○無二層念敬是上篤敬之人心○心先民重一念字○正從隱哉生下○下不肩二節○卽懋簡相爾○無總二節○卽念敬我衆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生生與前生生同○民雖自生其生而担當以敬承之者○則諸臣力也○鞠人是一項謀人保居是一項合之○纏是敢恭生生叙欽對不肩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上句只傳上文○罔有弗欽○包下勉若戒否二意○欽字與上念敬敬字○敢恭恭字相應○下二節正其實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自字重看○安民原臣身上事○却爲貨寶所奪○未免看民功不切已○所以先拔去病根而後勉以生生也○二句兼若否二意○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二句皆着力語○莫將上句作過文看○但一直說下永肩正式敷處○此心何心○卽上隱哉之心○一字輕看○若作始終不二說○便與永字相軋○

說命上全旨

此篇分二段。首四節。史敘高宗命說之繇。朝夕至末。高宗命說及說所答之詞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於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四句。敘諫王之繇。明哲虛作則。正明哲之實。實字要看不作則。則明哲爲虛矣。二句泛言天子下方。着高宗說王言。跟明哲來。惟稟明哲之德爲言。故百官皆以其言爲命。正所謂承式者也。至罔攸稟。

令不惟有負明哲抑亦無以君苒邦式百官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此全重恐德弗類上惟恐德弗類所以有恭默一段精神恭者所以養默默者非寂非喧至恭之極也默中作用極大天道默成聖道默識世間多少天真都被不默漏洩然恭默不思道便是禪定思者惺惺之脉卽寂寂之根道卽正於四方之道所以君萬邦而式百官者也夢是思道時真景心與帝合故帝隨心顯良弼之賚豈偶然哉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策傳巖之野惟肖。

審厥象下添圖畫意以形旁求謂把所画之人形旁求也自高宗揣其形則爲象畫成則爲形矣。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立作相是拜官体王置諸左右親之也下文所命皆左右之事而相業在其中矣。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相業莫大于輔君德若致治安民則君德中事也輔德先以納誨這納字最妙火候將到丹氣將成一點最難此處要炤思道說乘其思力之微一點化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百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台德弗類正是未受磨礪未登道岸未荷滋培處故借三者渾渾慕
出望誨之心來不必硬主一意

啓乃心沃朕心

上言納誨恐只在言論間進忠故提出心字正示納誨輔德之實落
處高宗恭默思道原在心上用功沃從啓字中來啓朕心止于啓憤
發憤未必厭沃之深惟啓乃心如八窓洞開自然無間乃心啓處卽
是朕心沃處全在精神臭味間不可言說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啓沃之妙不容名喻但覺不啓不沃便是却瞑眩之拔甘跣足之誤
也不可以上句承啓心下句承沃心講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說總百官故僚曰乃僚說置左右故辟曰乃辟高宗恭默失處必少
曰匡全要說在乃辟心上用功此正啓心沃心着實處俾率二字極
有功夫蓋先王嘗迪高后以安民者所以俾率之全在說身上

嗚呼欽三時命其惟有終

帝王心法只重一欽欽字便包有終意有終重啓沃上暨僚帶見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

敢不祇若王之休命。納誨之法常不欲以巽入而以法繩故后命之曰匡臣承之曰諫從諫就是聖不落下一層克聖卽指從諫說節中兩后字一臣字都泛言到末句疇字才指說及乃僚說王字才指高宗說。

說命中全旨

此篇分二段前十一節傳說因受命于君告以爲治之要後二節傳說因見美于君責以躬行之實通篇以憲天爲主。

惟說命總百官

總百官只是相字此受命之始史大書之爲下進言張本。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

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奉若天道是綱爲民立君爲君置臣皆天道本然如此建邦至亂民只言天道未及明王下節方言明王奉若天道也后王君公主此邦

都者大夫師長分理邦都之職者建設樹承以擁衛一人總是成個無爲之體以致治于民逸豫所以治民也比他處逸豫不同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聰明天道也惟聖時憲正奉若天道也此句是通節歸重處要切亂民意講覆益則照向隅則聞是天聰明處時憲則明目達聰體天道以洞悉乎民欽若則順聖人亂民之意以宣布於民從乂則民亂矣都不是泛說據天之意后王君公大夫師長都爲亂民設然有后王而後有君公大夫師長故此節說惟聖時憲然後臣欽若而民從乂工夫到此恰好合着天意纔叫做明王奉若天道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

茲克明乃罔不休

憲天聰明之見于行政者口與甲冑用之已而患生於人衣裳干戈加之人而用由於已四句皆有戒意故以戒茲惕之惟戒而後明蓋不作聰明之主乃能聰明徧照也克字允字要看神明中寔具有析微炳幾作用不待事至而然者本此推行出去豈有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憲天聰明之見于用人者應亂民說不是庶官能致治亂治亂就在庶官世治而進一檢人卽爲亂象世亂而用一君子卽爲治機任是

官必能是官者。雖欲私所比昵之人焉。不得也。第能者未必皆有德。故又以罔及惡德戒之。任官後爵只就一人說。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憲天聰明之見于處事者。工夫全在慮善二字。善中自有無窮變化。慮得善到精熟自然。從心不踰。惟字要玩。言到此地位。只得一個時。時非定要通變。卽經經不可跬步亦時也。此正慮之精微處。若云慮善了。又須動之以時。便隔一層。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憲天聰明之見于處已者。有善處。接上文善字。能卽善之作用。此節意脉根上節來。是從上節說進一步也。有與矜便是喪處。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憲天聰明之見于防患者。事事不是逐事留心。精心密匝。一事而具。事事之全力也。卽此便是有備無患。寔是無患。不是患至不能災意。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憲天聰明之見于制欲者。啓非倖門。乃欲實未盡。窒處耻非迷復。乃惟恐有過之心。此便是納侮作非了。不必說到未流不好處。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憲天聰明之見于宅心者。重惟厥攸居。句居者。政事所從出。攸居全。

功○夫○來○即○安○汝○止○意○政○事○惟○醇○在○攸○居○上○想○出○醇○字○最○妙○凡○百○所○
為○件○件○合○理○按○之○無○痕○咀○之○多○旨○悶○悶○乎○求○其○可○淡○可○厭○而○不○得○也○
如○飲○醇○酒○不○見○苦○烈○而○自○醉○人○

黷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憲○天○聰○明○之○見○于○事○神○者○事○神○之○心○不○欲○黷○與○煩○黷○不○降○慢○煩○不○勝○
擾○即○此○便○是○難○不○必○徵○之○神○吐○見○得○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惟○服○正○是○旨○處○良○字○與○旨○字○不○同○惟○良○故○旨○不○良○二○句○乃○決○已○必○行○
之○意○不○是○贊○詞○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
說不言有厥咎

上○文○乃○言○惟○服○正○是○知○其○言○之○良○處○但○惟○服○之○意○止○是○說○言○之○可○行○
而○未○卜○其○寔○能○行○否○故○說○即○承○之○曰○非○知○之○艱○惟○行○之○為○艱○既○從○知○
說○到○行○又○從○行○說○到○忱○上○去○則○非○以○身○行○以○心○行○矣○要○之○忱○即○為○行○
非○行○又○在○忱○外○也○惟○忱○則○精○神○貫○徹○充○滿○積○實○所○以○不○難○允○協○是○真○
寔○與○先○王○無○二○先○王○一○生○只○是○力○行○工○夫○到○此○自○然○與○成○德○孚○洽○不○
作○法○祖○看○

說命下全旨

此篇分二段。前七節說因高宗有廢學之憂。進以聖學。後四節因高宗責望之切。復示以自任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此雖歷敘廢學之因。亦見高宗學有本原處。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訓志當在沃心前一層。從心之所之。撥轉念頭。功夫最細。麴蘖鹽梅。

所爲發頭也。酒原是醞，羹原有味，畧一發頭，勃不可遏，言已立志之決，只在說點醒也。交修卽承麴蘖鹽梅說，爾旣是麴蘖鹽梅，便當交修。予母得予棄矣，或謂因予棄屬下文，非也。邁者寧于汝訓過一分，卽邁種之邁。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上節四爾字一乃字，高宗專望說訓已也。但今人見識終難及古人，故欲學古求多聞，亦學古中一事，但聞從外入，學由心來，聞雖多終屬口耳學，則不專靠着口耳傳授，直從謨訓中討古人精神所在，其

中自有來會處，此便有獲，時方見學古之寔，不師古下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不師古便不克，永世不落一層。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此二節雖分三段，實無兩項功夫。遜志時敏已盡學之事，但必允懷方爲遜敏，必念終始方爲允懷，故層層闡發出來。耳上節已說古訓當學，此正接上學字說志，高便不肯降伏古人，此間理會工夫必少。遜志者細心理會，一過不是謙遜之遜也。大凡有理會人，自然歇手不得，故務時敏旣言時敏，則無時不敏矣。如何又進而允懷于茲，只是用一番勿忘勿助功夫，然後厥修之來始不中斷，來而不已，便見

爲積積者非自少而多之謂炤來字看來者聽于天機而不敢必之詞積則居安資深而自得者也然亦未化時光景化則無積可言矣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前高宗言輔德以康民此論學并以敦言之如大學明新中庸成物則教居學之半也然教人雖居學之半初非學外另有工夫故又歸到學字終始二字不分人已到兼容地位原無刻不反觀內省所爲終始典學也念字有味學至此不能于來積外着力不能于教人內加功但常操此念惺存如養丹火候陶鎔日深渣滓日化將已與物成一片學與教歸一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曰罔覺

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成○憲○非○卽○古○訓○卽○學○古○之○憲○也○先○王○所○以○有○獲○而○道○積○厥○躬○者○若○有○成○法○然○故○曰○監○如○周○書○學○古○入○官○又○以○典○常○爲○師○是○也○若○竟○把○成○憲○作○古○訓○監○成○憲○作○學○古○訓○恐○遺○了○堯○舜○禹○典○謨○一○段○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克○欽○承○非○謂○君○德○至○此○始○進○賢○也○遜○敏○自○在○黼○座○啓○沃○自○在○端○揆○各○自○盡○事○初○非○有○待○若○照○註○君○德○到○此○然○後○欽○承○則○罔○覺○無○愆○亦○甚○難○事○賢○如○何○進○得○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字妙密勿之間。君臣交修則四海精神虛動不覺若有吹煽之者。然作未然看。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二惟字可味。股肱與人原無分體。良臣與聖原無分德。二句泛論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實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勉說匹休伊尹也。作我先王虛。乃曰至于市。正作我先王處。一夫二句卽耻厥后不爲堯舜裏面事。佑我二句正作之極致也。俾阿衡專美則是不克聖其君而非良臣矣。乃激說之詞。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惟后二句接上明保予來。不是說君臣相遇之難。乃是說相須之急。紹先王者君也。君不能紹而爾爲之。紹紹乃辟與作先王相應。永綏民帶下與伊尹一夫不獲爲辜。意同休命。指良臣以下之命言。對揚字串看。

高宗彤日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記祖已訓王之由次祖已自言訓王之序乃訓下是訓王之詞前二節是格王之言未是正事之言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高宗之失在正祭禰廟之豐而雉雉之異適見于彤祭日耳

祖已日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已私論如此高宗恭默之久動與天通未免着意在冥漠一邊故要他在昭昭處索冥冥則其事自正蓋事之失可見者也所以為事之失即明主亦不自知要看先字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

中絕命

對天言通尊卑。皆曰下民。傳謂言民不言君。不敢斥也。則末節何故。斥王乎。典厥義。帶下句讀。義字泛言不義。未便暗指彤祭。說義便永。不義便不永。意無兩層。非天二句承不永。邊說而永者可知。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此正發明民自絕于天。不若德。即罪也。非兩平語。下句重聽字。蓋乎。命決非妄致。必要求一個致譴之處。其如台。非云天變不足畏也。只是不認我之遭譴。何在耳。此正不聽罪處。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通篇血脉。只在敬民一句。敬民正義之所在。罔非二句。帶言聖祖神宗。歷代有敬民之功。就是宗廟之禮。亦以敬民之心行之。天監在茲。義豈容厚薄乎。只要見豐則非義之事。而端重敬民邊。

西伯戡黎全旨

此篇分四段首節祖伊告王之由。天子三節入以告王。欲王改失也。王曰節自恃之詞。嗚呼二節出以語人。欲王聞悟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黎為殷討罪。祖伊之恐。恐紂亡。非恐周逼也。故篇中不及戡黎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二節言紂得罪天。而天棄殷也。格人二句。正天絕殷命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天棄緊承自絕說。康食三句。雖根天棄說。亦淫戲所致。

一。今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言紂得罪民而民棄殷也。降威二句。一連說。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聖賢言天。是以天自勅。凶人言天。是援天自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嘆責命之非。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卑喪命之遠。指乃功。二句。正即喪之實。

微子全旨

此篇分三段。首三節。微子問救亂之辭。次五節。箕子答救亂之辭。末箕子告以彼此去就之義。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

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弗或亂。正四方。用一或字。是絕望之辭。然玩其字。猶未忍決言之也。

底致功也。與下亂字對。蓋言我祖致開躬之功。遂陳列于在上也。上

謂先世。下謂後世。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

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敵仇分。上言綱紀蕩然。下言喪亡必然。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發出狂。以遇臣言。故以耄遜荒接之。曰。吾家者。祖宗所培植之舊人。也。告予顛隳。言教我以處難之道。隱然有去志在。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六節箕子答微子之言。節節有甚之之意。此答沈酗之語。沈酗句。正

天降災處。加以方興二字可玩。

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人。

答發狂耄遜之語。言耄遜于荒。非見幾自去。乃紂斥之而然。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答草竊姦宄之語。惟有司容而無隱。故民食而無災。本是說民用以容。句却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化在其中矣。

降監殷民。用又讐。歛。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答小民相爲敵仇之語。罪合于一。指紂及臣說。至此則君民爲仇敵。而不獨小民相仇矣。

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

答淪喪顛濟之語。意重詔王子邊。王子弗出二句。從上二句說。下言我舊云刻子。若子不去。不惟子顛濟。而我乃顛濟。甚言以見王子之不能免耳。王子不免。而誰與存宗祀乎。我字俱箕子自謂。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卽自獻。愜于自心。所爲告於先王也。到此際。一人自有一個心。安處相慕。不得立異。不得至于行也。遯也。此以迹而非以心也。我知論心不知顧迹矣。一顧迹。人心便不得自安。此箕子決辭。政辛巳。

